



07867

詩說卷第四

信安

劉

克學

齊雞鳴

國風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以詩之辭求之無夙夜警戒之道而有荒淫怠慢之風焉鄭風之有女曰雞鳴序既以陳古義以刺今言之今此序不爾鄭風以女之言起義此詩無所起義也其晏朝已甚國人刺之耳豈有在朝者已盈乃謂之非雞鳴之時乎以雞鳴為蠅聲以東方之明為月光託他辭以酣寢也是以卒章有同夢多辭則併與晏朝忘之矣志在同夢甫出視朝而即歸無為子憎也二子字相應而言謂退朝而歸無以我為憎子也雞既鳴朝既盈兩既字國人之所覩也國人訝其晏謂其若是耳

還

子之還兮遭我乎徯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徯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獨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是詩言其風化如此已成其風則莫知其非也反以是相夸詡焉此序爲得之然詩旨隱而顯不知其爲刺其風俗之靡也由是言之哀公不但荒于色至於廢朝又荒于禽美哀公嘗爲紀侯所譖見烹于周而立其弟胡公以二詩推之哀公之荒甚矣非專是紀侯之罪也得罪於王至於烹而不知其荒固可知聖人存二詩以爲荒二者之戒

著

詩說卷第四

二

七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詩之辭無親迎之旨也如曰親迎安有未配未祖而自相謂有爾我之辭曰俟曰尚豈以禮成者哉其殆刺奔之詩爾凡淫奔之事必女先之故曰俟我於著於庭於堂凡以室之地者皆女子之家也充耳者不恤人言之醜也奔者之無耻也尚指男子也慕男子若瓊玉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詩名謂日月之初出也彼姝者子女子也曰彼則他人之家女而在我之室奧室也闥門內也再言之非彼之所宜至也彼對我而言履我猶履其足也猶韓康子履魏桓子之跣也以足蹴而使往也日出之時而使之發及其暮也此却淫奔之風詩辭無刺其君臣之旨

東方未明

詩說卷第四

三

五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詩止三章言未明未晞亦相近惟卒章有則莫之辭豈以太早太晏並言哉不夙則莫非若俗人之辭也詩人謂不早則必至於遲矣皆謂其早也若是則與雞鳴同夢之辭相反如此說者必以君之不同為言竊詳詩旨止刺其躁急太甚驅役其下如此之迫爾未章狂夫之辭曲屈之解豈能通暢似是國不能固圍狹焉思啓封

疆者在旦暮耳君之不能辰夜謂不知時詩人懼其及也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綉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執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詩說卷第四

四

公

章同辭使襄公之播惡無已者魯莊公之罪也文姜之失道自桓公十八年如齊始前此蓋未有也克於春秋記辭辨之矣春秋書子同生明其為周公之祚胤洗其人以為齊侯之子之謗也桓十八年以前齊魯未嘗交好文姜之變節始於桓弒之年若鄭風之序固有齊女賢而不取之辭雖不可信亦見文姜之失德未彰也襄之縱欲亂其天倫如此公羊乃以滅紀為復讎而予之且惟孝友于兄弟讀其本如此安能追念其祖見烹之潛而讎紀不置哉襄公無羞惡之心無人道矣異時齊桓

公以哀姜通於共仲與於弑閔取而殺之者懲文姜之惡也傳以爲已甚者非也前二章歸止庸止爲齊言齊不當懷而徃從也後二章告與得爲魯言告宜音谷與鞠協也旣得所歸得與極協音可意推也名詩之旨豈以山之高深狐之變恠所宜藏匿乎歸與懷或方言自有協者乎

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變兮總角卅方未幾見兮

突而弁兮

詩說卷第四

五

後

竊詳詩辭之旨蓋序謂襄公之不自量其力力常不給卒以無功者也左氏謂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鮑叔知人者也其知治亂如此傳謂襄公無常其義最博此詩謂總角突弁亦無常之證也序謂志大心勞似覺未中其失若止以此詩前二章爲義後一章不能知也後章似指襄公猶有童心者而乃如無田甫田焉卒章若不相入詳而思之則有似焉者婉變總角幼穉之人豈可以任強壯之前日之穉而遽已

高冠大弁則不稱矣鄭說亦爾故伊尹有陟遐自邇之

訓

盧令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鬢盧重鋤其人美且偲

毛氏以爲獵犬每章必言其人之美其臂鷹走狗之人其猶還詩之謂我臧子從狩之人自以爲天下之美盡在已也詩人之刺大抵如此

敝笱

詩說卷第四

六

父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鱖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詩之無迹我梁無發我笱皆以婦人女子起義谷風小弁可見敝笱名詩笱在梁上以捕魚也敝則不可以得魚乃有六魚之多焉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者也齊子指文姜也從者指魯之通國之人也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亡不得歸唁以許人尤之者衆也君夫人以義歸其父母國而國人得以居其行此詩四章皆以齊子歸

止爲辭者齊人之辭也齊人怨魯者魯可得而制也
言齊人不得而制其君也齊子雖文姜爲齊女亦見
其從於襄公繫之齊也如之取義刺其靡也無許人
之風也

載驅

載驅薄薄簞篚朱韜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
灑灑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
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名詩與鄘風載馳相近而賢否相遠如此四章皆以魯

詩說卷第四

二

云

道有蕩爲辭深疾魯也蕩猶蕩蕩無止之勢也魯實縱
之也文姜雖齊女其放於惡由魯之失道也發夕言奔
之急也發必在朝夕猶發焉奔之情也汶水魯地前二
章以齊襄發語後二章以文姜爲興也行人凡從行之
人皆順其放於奔也此美齊風

猗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
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旣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展我甥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

反考以禦亂考

是詩易知而又易言不待序而見也特不言名詩之旨耳不以可矜者爲美而以可矜者爲歎以嗟嘆爲發語之端則所美者皆重可嘆也嘆其足耻也猶祇足以爲辱也後世惟元次山知此旨其作大唐中興頌頌肅宗收復兩京有大功矣首曰噫嘻前朝嘆元宗之事首末皆可恨也

魏葛屨

國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褌之好人

詩說卷第四

八

云

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褌維是褌心是以爲刺按左氏傳魏有前後魏封於周初國於河汾之間者前魏也魯閔元年滅於晉獻公矣封於畢萬者後魏也其地則大有金石之樂矣無儉陋之習也是詩所刺非以儉爲刺儉德之共何刺焉詩人之辭刺褌非儉也序詩者不知其旨以褌爲儉後世皆以序而歸之於詩詩人之旨失矣說詩者必於詩辭之中知其爲褌而後可言也首章履霜縫裳之辭絕與尺布斗粟同辭以尺布斗粟之言推之則名詩之義亦見謂葛屨尚可以履霜

也凡爲衣者孰不由女手女手雖弱幼之女亦可以縫裳也何爲若是之褊至要之襟之而不敢服乎以辭推之似若束之於腰襖之於軀之意必遇其嘉好之人然後取而服之雖爲好人而服亦提提然止於提挈而振領之依然左辟而不服也左者不用之地也辟猶辟去之也入聲也所佩服者象掃爾掃器用之微者也故指其上之辭以爲褊心誠爲可刺也古之所謂儉者約也約而有度不使之匱也陋者則褊惟以爲利之所羸而已爾詩人取其至微而尚可者以名詩褊心自見不然未見其爲褊心也

汾沮如

彼汾沮如言采其萹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詩辭爲美詩旨爲刺所美非美也是可以意逆而不能通其辭其所刺何說也甚易知而學詩者莫察爾詩之三章凡六句彼又曰其之子其猶已也彼哉彼哉此其

旨也魏地陝隘汾爲魏水汾之所沮洳者微矣二曰一方三曰一曲微乎微者也國本小而自處者益隘已隘矣不能充而大之顧以至微之地采取所產之物乃以爲天下之美盡在己此詩人所以彼之也以魏之人爲彼則以公路公行公族爲此矣異乎此者彼可知也孟子謂滕猶可以爲善國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王不待大詩人之之旨乎

園有桃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固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詩記卷第四

十

四

詩意本以憂國幾於黍離黍離喪敗已形其憂大園有桃禍未形其憂深此其在晉獻公滅魏數年之前乎知晉之必滅魏而不知懼也以桃之實爲殽以棘之實爲食其窮蹙已如此殽猶以桃雪黍之意北方之人多以棗爲餐此若不能謀食之意也本無刺僉之辭不勝其

憂而至於歌至於行彼之不知者謂士之驕且罔極也彼之所見誠是也何以謂其言爲是乎我心之所憂者人不可得而知也既不可知而我獨知之矣不如勿思之爲愈思則不可以朝夕居也誠以喪敗之在目前不可救藥待其亡而已爾此憂世之切至者也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詩記卷第四

十一

星

此詩無父母兄弟離散之怨而有以義相勉不以骨肉之愛奪其効忠於君之義詩凡三章卒章尤切豈兄弟之情薄於父母哉徵役宜先於長弟行而兄處者詩人取其以義奮也行役若非殘民命者征戍爾猶可以來歸而非死也

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詳味詩辭不在詩名也名詩以十畝者如孟子五畝之宅二家相比而言其情爾首章言桑者之間暇相與同歸也三章謂四鄰并吞之急桑者相携持而去之爾泄泄如孟子所謂沓沓也

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殮兮

詩說卷第四

十二

五

作車所以行陸寘之於河之側非其所用也河濁流也乃謂之清且漣且直且淪則濁於河甚矣以詩辭推之似若魏之先世求賢之勤而後世棄寘之焉其食厚祿者尸位素餐而不以為媿也彼君子之辭不必謂伐檀之人指棄寘於不用之人也一清一濁相反如此不稼穡於何而取禾如此之多不狩獵於何而庖厨如此之

餘明其貨取之厚也君子者餐一食不苟受也檀木之至堅喻其任重輻輪運之無窮取其致遠也

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頌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詩辭無貪而畏人之旨晝伏夜動畏人故也序詩者以

詩說卷第四

十三

此為詩旨不然也詩人而謂在位者之役其民不知其勞至于三歲之久恪恭爾事爾不知焉我將去之適於可樂之地卒章誰之永號者非彼號呼而招之汝自驅之而使逝爾每章首辭皆重言碩鼠言其食民膏血而恢大之甚也自黍麥而至於苗苗始秀而食之無厭也其素餐乎

唐蟋蟀

國風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
在堂復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孔子編詩之時晉爲大國中國所恃以安也豈獨無可
錄之詩乎不繫以晉而本於唐唐之本始固已移矣詩
凡十有二乃以蟋蟀爲首抑隨其詩之先後乎然蟋蟀
之詩旨必有關於晉唐之大者焉詩以康樂爲主無乃
異於寧儉宥固之旨似非所以垂教也竊嘗思之堯之
土階茅茨豈但聖人尚儉之意要是比方之風簡素質
實異於中原遠於南方多矣雖聖人不能易其風土之
尚雖人主之尊以天下奉猶有存者若是則詩人告以
康樂可也詩之三章意之所主惟職思之旨爲重詩名
雖在蟋蟀虫之微能知時而浸居於內者也故一章曰
居二章曰外三章曰憂其曲沃盛強之際耶如鄭氏詩
譜所謂僖侯其儉齊僖侯至昭侯六世矣習於儉而又
固曲沃之強日以侵逼詩人將廣之以其所當慮不恃
一儉爲可安也言歲且莫矣日月之虛度多矣將及
矣詩人之辭謂豈欲其太康乎所主者在思其所居之

位且有窺乎其外者焉所憂有大者矣每章皆再言樂
樂則將至於荒安而能慮聖人所以明大學之道詩人
蓋得其義所以首唐風也歟然是詩之作未若山有樞
之迫也

山有樞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

人入室

前詩序以憂深思遠儉而用禮爲堯之遺風自此詩以
後五詩詩序皆有憂其危亡之辭以當時之事與詩人
之辭求之似不若是尚儉多憂雖晉之風土則然序詩者
見昭公之後大亂五世以常情爲之序爾詳考其實蓋
是昭侯逆知其後之將亂子孫不足以託國是以分國
而厲之桓叔成師爾潘父弑昭侯而欲立桓叔亦此意
潘父以逆救亂故不克也當桓叔之封曲沃也已五十
有八歲傳謂其有德豈以封國爲謀哉晉國之美不白

者莊伯武公皆急於篡國爾借使昭侯盡如堯之讓潘
父能佐其美莊伯武公皆以忠與順行之則堯之遺風
豈若序詩之小哉昭侯立成師於晚年固知成師之足
以興國也篡其宗國又叛天子隱五莊伯之惡爾是以
國人立鄂侯莊伯又伐之王又助之王立哀侯武公又
伐之五世之亂周以其叛故再立晉君武公終取之詩
人目擊其事知昭侯立成師之本心甚大杜之詩所
以作也故有同父同姓之辭猶愈於行人也詩人大旨
皆如此若他人是愉之辭迨是國人忠愛其上不欲其
并於沃爾若昭公立成師之意豈以其國專私其危亡
之子哉昭公之不保其身正與魯隱公同符吾夫子不
以是掩其讓也此詩似是作於孝侯鄂侯之世若昭公
之世成師在曲沃豈有取晉之心哉丘明再紀師服之
諫者世人之常情非堯之遺風也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
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
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詩之同名者三若王鄭之風其詩之首辭皆同謂不足以流物也此詩不同者石不可流之物粲然見於水中若此其著也王鄭猶有力特弱爾晉不可以力言但見其爲異爾揚其水而知其爲石不可得而揚之而石愈出喻曲沃之於晉顯然不可轉移水之能掩者薄矣從見者翼之人也是以聞之而爲之隱也當時曲沃莊伯弑孝侯矣國人立鄂侯莊伯伐之奔隨王立哀侯武公又伐而獲之國人立小子侯武公又殺之曲沃之取晉豈有顧忌哉國人見而聞之者久矣

椒聊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詩人之言蕃盛惟瓜瓞葛藟其蕃殖之物也椒豈蕃衍盛大之物哉楚詞言其芬爾世之植椒多在閑地或墻之陰能奪物之正味聊爲薄略之辭皆信有之此詩人之微旨也亦惡曲沃取晉不以其道昭公封之國內使易蕃且爲傷類也如聊復爾耳豈能遠哉

綢繆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
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
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是詩以婚姻爲言非無援證也其辭易通其事易明若
不必過求然以詩名言之似是綢繆牖戶之意憂其國
之將亡也序詩者祇以三星爲義謂之婚姻失時爾三
章多以三取喻粲亦三女似若詩人見曲沃之將并晉
綢繆其道無可奈何自桓叔而莊伯武公三人相繼以

移其宗國初在天遠矣在隅已近在戶已逼至于今日
無可救藥者傷其所遭自知其弱而不能抗故曰如此
三人者何子兮子兮指翼之君也薪芻楚皆難於捲束
喻翼之諸君不可扶持也旣若是矣而曲沃三公適與
之遇焉唐風多問難擬議之辭如此詩杜鵑羽葛生
菜苓皆若是也

杜杜

有杜之杜其葉漘漘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
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有杜之杜其葉菁

菁獨行眾眾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是詩之辭與後此四詩之名同辭豈以詩名之同故此
詩旨以杜杜為名乎以所比之物言之杜弱植也杜特
餘也有特立之杜物之異於常者也當晉昭侯之末年
晉已弱矣非文侯佐平王立國之舊也故昭侯知其後
之必亂分曲沃以封弟成師成師於是年五十有八矣
好德而強昭侯知其可以興唐叔之祚也故封之幾有
帝堯禪舜之微旨當時詩人知之而是詩作焉知獨行
之不能久而同姓同父之可以恃也嗟行之人胡不徃
比而近之人苟無兄弟亦將求助於行道之人苟有兄
弟則吾同父也吾同姓也可謂得昭侯封成師之旨矣
此意百代之中惟吾

藝祖得之耳

翼之晉

文侯

仇

昭侯

纘纘

孝侯

晉立

鄂侯

晉立

哀侯

周匡

小子侯

晉立

緡侯

周立

穆侯

曲沃之晉

桓叔

成師

莊伯

救周 王立哀侯

武公

王命為

晉侯

伐翼獲哀侯

殺小子侯滅晉

羔裘

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袂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詳詩之章無刺之辭也祇見其爲美爾序詩者以前後詩而均謂之刺爾似若愛其大夫覩其服而歎美之爾言民之得居其所居究其所究皆大夫之德也以居居究究爲惡亦未見有他比也

鴉羽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執耒忝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耒忝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鴉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說詩者以鴻鴈爲訓其畧爲鴻鴈乎借使方言則然然以其二章鴉行言之則信其爲鴈矣易亦以其羽可用爲儀杜子美亦以鴻鴈爲有稻梁謀也他禽皆不及此莊伯之於昭侯武公之於孝侯皆兄弟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三章皆以王事爲言當是時豈以宗周之事而勤其民哉以若詩人託以爲言謂哀侯緡皆周王之所立乎

無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詩之名無衣者二秦風亦有此詩而義則異秦之無衣謂士卒之衣也詩人有修我戈矛之辭是詩無衣謂諸侯之服秦猶以為刺晉獨可以為美乎諸侯命服也又可謂之無乎此序詩之失也序云武公并晉矣大夫為之請抑大夫自為請耶然請於天子要君也請於天子之使抑天子之使用遂事之例耶此諸儒不考之過也

詩說卷第四

十一

音

據詩人之旨則有刺焉武公之篡其宗國本非其所有也侯伯七命而武公不待天子之命而篡取之據詩辭豈曰無衣是終無此服也不如此衣是篡取之自制其衣也辭亦隱而顯矣又不止於是也據周官典命子男五命侯伯七命諸侯無六命也惟下文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宮室重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此天子之內諸侯非晉武公之比也詩人以無衣之六明其降而與在內諸臣列也序以為美失之遠矣武公伐其宗國再弑其君取而有之逆孰加焉周室之弱藉晉以

立於喪亂之餘哀侯與緡皆王所立武公皆再取之其
叛周又浮於莊伯矣僖王逼於晉武之強命之侯于晉
微詩人之微言以明其本無此服則篡弑之罪曷從而
知之哉不如子之衣辭雖若美義則非天子之命服惡
孰加焉詩人之旨其幾於春秋聖人所以錄之也

有林之杜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
食之有林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逝肯來游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唐風前林杜之詩與此詩名同物特此詩多衍辭爾前
詩謂親其同父之兄弟是詩謂親其賢又君子此所以
異也林杜前詩前晉翼之晉也後詩後晉曲沃之晉也
前詩實美之後詩刺之也何以明其為刺彼之君子逝
矣肯適我乎我欲飲食之曷可得乎將以好之而君子
不我與也言武公雖得國而賢者疾之不肯從之也視
桓叔之好賢遠矣二詩之義正相反

葛生

葛生蒙楚藟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藟蔓

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詩以生取義他詩之所無也以詩辭求之似與葛覃相近葛之生也蘇蔓于野蘇蔓于野猶施于中谷也亦指葛爲言似非二物蘇亦未果其爲他草爾雅葭華注云江東呼爲廉則與葛異以其辭言之蘇亦蔓也爾雅釐蔓華注一名蒙華如以蘇自爲一草則蒙亦他草也似若詩人謂葛之初生已蒙於楚棘矣逮其蔓延則施及于野我之所美者物猶如此已獨亡之亡之則誰若我之獨處也說詩者皆以爲夫婦之情然敢爲臆說者莫若詩序序無夫婦之意詩則似之也如以唐風言之以爲宗族兄弟相與之情如之何不可曹子建求親之表所對惟妻子未嘗不臨觴而太息角枕錦衾亦姜肱同意乎姑存之

采苓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

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葑采葑
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者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
爲言胡得焉

是詩之刺讒易知也說詩者似有未盡者焉爾雅字從
陵注云水中芟國語曰屈到嗜芰俗云陵角他草及藥
未有名芰者芰水中物也爾雅菲草似蕪菁生下濕地
亦近於芰矣以類推之皆水物也惟苦菜則生陸地詩
人雜興讒言之有無采水中之物於高山之巔以無爲
有是以謂之讒詩凡三章每章再言人之爲言爲者作
爲也非有近似作而爲之者也其言之初至也人誰入
之故曰苟無信無與無從者不受其言已有入之之幾
矣讒之再至也疑矣將棄而舍之則曰且未可舍也其
三至則信而從之矣曰彼之爲此言者何所得焉信之
深不可回矣反以讒者爲忘於我矣此投杼下機之時
也故三章自舍旃以下皆同辭謂惑之必不可解也

詩說卷第五

信安劉克學

秦車鄰

國風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今阪有漆隰有粟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耆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此詩言秦本夷俗夷風猶存非若周之卓然獨異秦本
周地已爲封國接乎中夏而夷風不少變也首章以車
馬發義言其土性也二三以阪隰發義若言其草昧也

詩說卷第五

一

青

始者未見其君而堂陛之言如此及其既見無復君臣
之等禮儀之節與之並坐與之同鼓是燕樂之外他無
一之可尚者雖老且死不過以淫樂爲務非夷風乎詩
人可謂善於形容矣觀此與周太王遷豳之詩何天淵
哉

四
駟驥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
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
載儉歇驕

秦自栢翳為舜主畜畜多蕃息其後非子居大亡好馬
蕃養息之周孝王使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周厲王
無道西戎為亂秦仲好賢賢者歸之秦人為之賦車鄰
宣王以為大夫誅西戎秦仲立二十三年為西戎所殺
有子五人長曰莊公宣王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
莊公生三子長曰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
不敢入邑遂擊戎讓其弟為大子是為襄公大戎攻幽
王襄公救周戰甚力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以岐西之
地由是言足秦之以馬為國有自來矣故其國風之首
皆以馬言焉善御善射國人之頌美其君莫加於此固
不知其他也秦之以馬興國固亦夷之俗矣卒章惟以
田為盛矜其車馬固宜但以車載大恐未必然載美辭
爾大亦非安於車者詩人指實矜其田狩有此善獵之
物爾

小戎

小戎伐收五檠梁駟游環脅驅陰鞞漆續文茵暢轂駕我
騏馬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
六轡在手騏駟是中駟驪是駉龍盾之合塗以履駟言念

君子溫其在邑方向爲期胡然我念之儻駟孔群九矛盜
鎔蒙伐有苑虎韞鏤鷹交韞二弓竹閉緄騰言念君子
戴寢載輿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是詩述車馬之飾備矣特未知其名數其周之制耶抑
秦之制而周襲之耶當作此詩時周之禮樂名數大備
矣是詩所述之飾亦有他經所不及者秦固未能盡循
周制也秦興國於周衰之後夷風尚熾服習中國之化
尚淺儒者皆一之豈詩人之旨哉詩人亦秦俗也據其
習俗以歌其土風自有著見不可掩匿者秦以戎馬立

國所尚者戎馬所矜者車馬爾他蓋未之知也詩序所
言國人婦人之辭於詩旨固近所見者此也所美者此
也所以念其君子者亦止於此也非秦之俗乎詩人所
謂溫其如玉秩秩德音其果如是之美乎似非秦人所
能及也秦之國人有文者作此詩極其形容以爲天下
之美盡在此則止於車甲而已夷俗淺陋可以想見襄
公之可美者

以大父之讎耻爲己責讓國於襄公襄公能尊周衛王
室以功受茅土之封詩人以是爲可美歟

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是詩三章之後六句大抵皆同所異者白露之辭爾以蒼蒼之茂而露遽至於爲霜言變故之驟也霜之後豈能復爲露哉後二章言露者露不能肅殺萬物也謂周

詩說卷第五

四

青

道陵遲王政不綱也秦居天下上流視平王遷洛地勢爲下洛邑旣爲王室秦之視洛非宛在水中乎伊人猶黍離之斷句謂此何人哉之意實指平王也襄公救犬戎之難故其辭云爾蒹葭亦黍離之意喪亂之後所見皆此物乎詩以水起義蒹葭近水之物也洄水之回復者也常逆水而上平王已遷洛若溯水而上復圖豐鎬則難矣其義皆以雒邑豐鎬而發

終南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

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蔽衣繡裳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以禹貢求之導嶺及岐至于荆山雍州之地荆岐既旅
終南博物是終南在荆岐內地大王居邠去邠踰梁山
邑于岐山之下平王以岐之西封秦襄公居周之故土
尚少也至終南之詩爲秦風則周之故土屬於秦者多
矣犬戎滅周故宗廟宮室皆不存平王都洛盡以岐雍
之地屬之於秦而終南遂爲秦山詩之所以作也是詩
不復有夷風矣狐裘佩玉中華之文物也其君也或謂
襄公之爲君也乃有其哉之辭疑之也疑襄公以西戎
而居我周文王之故都豈遂君此土乎是以疑也或者
疑秦之代周乎其都之地周之所由興也又若疑其
渥丹之容不足以君此土也此重歎周之微也小雅信
南山實指終南其詩專言文武成康盛際重農之事其
辭與此詩大異矣見詩人思周之深也

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
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秦自武公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于穆公五世矣其間雖不著見固亦有夷風焉詩記謂穆公從死者百七十人詩言三良此其良也奄息仲行鍼虎之賢不應自殺以徇自殺以徇有所迫也如以信義則非所當從豈

詩說卷第五

六

四

得爲賢穆公之在春秋亦賢諸侯也其違蹇叔悔過之書列於二帝三王之編末篇之語聖人取之記於大學不替孟明訖成焚舟之功舉人之周與人之壹見釋於傳若輸粟於晉之類甚多未必果於殺三良以爲徇也殺之者康公也不用先人之治命亦康公之罪而忍於棄其賢臣乎後之作三良詩者惟曹子建得之其曰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蓋以自從死爲難作詩自當如此詩人所謂誰從穆公蓋有此意死固非所欲徇亦未必

爲義子建得詩人之旨耳若王仲宣則不然其曰臨沒
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失詩人
之旨遂若此其降也交黃鳥亦子建盡之寓物感興
其在斯乎不然則黃鳥知止之物也哀三良之不知所
止乎孔子所謂無後者不爲後來之思也思則懼其至
於用人

晨風

馳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
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詩說卷第五

七

以晨風爲鷦未見有他比也以采芑馳彼飛隼言之則
晨風爲禽之名也以意逆之止是一禽爾凡詩辭言未
見者必言旣見此詩獨不然言未見而憂豈遽至於忘
哉憂者爲君則忘者亦君也二章斷句皆同詩人之旨
也然如何之辭實不見可問之實不可強爲之說也詳
而求之皆無君臣相求之情而有指其相忘之實姑以
臆說存之以俟博物知經者正之似若鷦鷹之飛也將

搏擊於茂林之中思得君子以濟時之急如六駮之在苞櫟皆猛鷲之物也卒章言樹樾亦林木之盛猛物藏焉所以憂也當憂之方切思得人以濟患未形而遽息則不復用其人世之若此者有矣似若犬戎之亂秦有勤王之功平王都洛之後不復倚秦以立者耶與兼良之詩相應乎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詩說卷第五

八

詩之同此名者二唐秦之風也唐風爲美而秦風爲刺何也詩之首辭皆同豈曰無衣皆言其有也故繼以與子同之辭使果無矣曷自而同乎三章之後三辭皆以王事爲己責不可謂之刺甚明襄公勤王之功又以王命伐戎穆公在位最久晉有勲焉康公在位十二年亦無好攻戰之事以是詩爲刺而詩辭皆美之也序之不能知詩此類不少

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
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秦晉之睽合皆不可以易言也自殺之復其失在晉故
書錄穆公之書殺春秋人晉而書敗罪晉也令狐之役
春秋人秦晉而書戰晉志於戰康公以納君爲己力故
皆人之詩之錄此幾與秦晉同旨者康公之初心固未
失也若聞義能徙不以晉拒公子雍而相仇則其善又
多於穆公矣使康公不以初新城之役修怨而薦其念
毋好晉之心豈不美哉徇先蔑之言而失義理之正秦
晉復相讎未已者康公失其初心之善也春秋嘉釋怨
故存是詩於秦風見人心之良也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
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名詩以詩辭最末之辭他詩所未有也作詩者取義之
所起歟樂莫樂兮新相知晏平仲久而敬之聖人有取
焉人之持初心於不變古以爲難矣以不承其初爲歎
者不能使其君愈不敢玩者亦其臣之罪也詩人之旨

豈不以其初而謹之於終乎不盡人之歡於其始而知所以處之聖人編詩之旨也

陳宛丘

國風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名詩以陳所都之地爲言則係於其國非一方之風土所可言也舜以耕稼陶漁立國而無遺風之存何也變風作於周衰方其盛時萬世可述既衰而敗其風乃作豈世之盛民俗安於爲善不惟世無可刺亦世有可美殆世之衰國人憂其禍敗之將至故刺詩作夏徵舒之亂邦人蓋憂之早矣有情無望弊猶淺也至於曠歲以擊鼓爲風而值羽以自蔽其有衷袒服以戲於朝之兆矣國人憂之無禮而將亡首章言其失君人之節二三言其蕩也若是能無亡乎楚之縣陳豈楚罪哉

東門之枌

東門之枌宛丘之榭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駸邁視爾如取

貽我握椒

是詩民風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宛丘者上之所化故
其下若此安有大夫之子與民庶之女相奔於市井林
藪之中而相期約乎在位者民之表也禮法盡喪廉耻
已亡亂亡之兆於此見矣序謂幽公淫荒詩譜謂當厲
王之時以年數計之至楚縣陳之歲荒淫之風歷四百
餘年而後禍及是所稱幽公者未可信也豈其陳成公
哀公之際乎陳自胡公滿至幽公凡五世釐公至威公
又五世幽公當厲王之世更宣王幽公王至平王末年
而春秋作十六年而後有陳陀之亂又百餘年而後楚
縣陳陳之從楚終弊於楚春秋不以從楚之故而具其
卒葬者不使以神明之冑而同於夷者奪之楚也陳風
十詩而言婦人者八固已淪於夷矣死丘之後名以東
門者三雖不可詰似若陳國於豫州之東則西爲楚詩
人以其近楚固不能不化也召南江漢之間乃能以禮
爲風而陳不能免焉此亦陳世之君不自力於爲善不
能化其民而反化於其下此陳之所以終於不競也夫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詩前之一章言其可後二章言其必使陳之爲國果於強力以有興謂後章爲反說可也陳之不競久矣以神明之曹自胡公至威公十二世未嘗爲聞諸侯若果爲僖公之詩則是詩以其安於卑陋豈能取必於齊宋乎詩人似若以國不自錮謂衡門可以安適飲水可以療飢故後二章言必求其至美者爾如諸葛公所謂不宜妄自菲薄取諭失類之意

詩說卷第五

十二

显

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可與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以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詩雖三章辭皆相近漚麻紵於水中女子之常也見其美而思與之晤則成其風矣得無類於見采桑婦而悅者乎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
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晷晷

凡言婚時多以冬春故曰迨冰未泮至楊葉之茂則亦
晚矣昏以爲期此豈以禮行者哉淫奔之事也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相期於昏浸至於夜而且者也首
章夜久而明星將旦而星晷晷也是不得言親迎矣

墓門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
然笑墓門有梅有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

顛倒思予

詩說卷第五

十三

是詩之刺陳佗似若有焉佗之弑逆必有前知其然而
言之者故首章言國人知之二章言歌以訊之不聽而
悔者焉使太子免之年幼而不能已亂可也謂威公鮑
不能杜患於未形詩人有誰昔然矣之辭亦可也但威
公既卒太子又見弑思之者誰乎如謂國人聞其諫而
思之不宜有顛倒之辭以此推之則春秋於陳威公之
卒特書甲戌巳丑者似非如三傳之言再赴也自甲戌
至巳丑十有五日豈陳之亂未定更旬餘而又赴於諸

侯乎若是則詩人指實之辭當時事變不詳可也然人
之弑逆萬世大惡豈一師傳所能化一念不善一夕變
化矣陳陀慕逆踰年又至秋而後蔡人討之是詩之作
政當慕逆未定之時則所刺之事多矣然陳風自死上
之後以門名詩者五似非偶然之辭名詩以墓門者鴟
棘皆惡物陳以聖人之後而生此物耶

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卽有旨茗誰併予美心焉怵怵中唐有璧卽有
旨鷗誰併予美心焉惕惕

詩說卷第五

十四

章

是詩不可知雖諸家據詩序作讒言委曲託於不可詰
之物心知其未必然不敢非也但鵲巢爲召南之首詩
以鵲巢比西伯聖人之業此乃以比讒人何善惡相遠
遼甚耶防之鵲巢與中唐之璧未見其爲惡也序詩者
但以予美而懷憂遂以爲讒爾然旨茗旨鷗皆以旨言
謂之善而我獨懷憂義亦可通姑俟博物知經者爲非
可臆也

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皎兮佼人

憫兮舒憂受兮勞心憺兮月出照兮倭人燎兮舒天紹兮
勞心慘兮

是詩若洛神賦落月照屋梁杜詩稱太白風采落月滿
屋梁猶疑照顏色者乎悅慕美色如此其勞也

株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
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陳陀諫不許鄭伯請成見於左傳至楚子縣陳之歲幾
一百二十年間其爲詩者四詩而已自厲王奔彘之年

詩說卷第五

十五

惠

至陳陀之亂一百二十餘年其爲詩者亦四詩然則陳
之變風歷二百四十餘年爲淫厲者何其久也似若前
四詩所謂幽公者未必然也皆共公以下之風爾當齊
桓之霸陳無復不從齊之盟無忘桓公之德者陳穆公
之請也自是之後始即楚陳之風俗始變而爲夷矣終
之敝於楚者其風俗之變也豈楚莊之罪哉

澤陂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
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蘆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

中心悄悄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人碩大且儼寤寐
無為輾轉伏枕

陳之變風靡矣澤陂又殿其後宜有不勝言者焉然詩
辭莫見其為甚也首章涕泗滂沱憂傷甚矣二三乃止
於憂思何也安其所不可為也故寤寐無為三章皆同
辭知其國之不可救藥也然則有美人一人所美非美矣
得非指夏姬乎國之所由以亡者也逆而推之蒲菡萏
菡陂中所生之物也首章見美人而傷之二三美人碩
大矣陳安得不由是而亡乎亡矣而未亡者盛德之裔
其世數未也

詩說卷第五

十六

章

檜羔裘

國風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
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耀豈不爾思
中心是悼

羔裘之詩三鄭唐檜也詩辭皆若美序皆言刺毛氏以
為遊燕鄭氏以為朝服據詩辭逍遙翱翔則遊燕明矣
鄭氏謂大蜡後則有黃衣狐裘狐裘祭服也是詩羔裘
狐裘皆並言之其三章則止言羔裘詩之所以名也似

若朝燕時所服之服莫不具宜國人思其賢而君不能用耶故豈不爾思皆同辭據序之辭亦有所不通以道去其君賢其臣也君不用道好潔衣服道遙遊燕又刺其君一辭爾而分別相遠何哉宜以詩辭力斷有思賢之旨無刺君之辭

素冠

庶見素冠兮棘人藥藥兮勞心博博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諸家類以素冠爲練冠以檀弓言之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既除喪之冠也故與深衣並言如謂不能三年而服短喪不應謂之庶見竊疑此詩素冠者喪服之冠特不經見當時三年之喪寡矣所以見素冠而有所感也首章棘人則苦凶之意也勞心孝愛之切也舉世之所不爲斯人獨行之故首章察其孝二三感化之情同歸如一是一人心之天理本同也由是言之則正是美其獨能持三年之喪見者皆感動也

隰有萋楚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萋楚蓋莫詳其為何草也原隰之中有草之翹出於眾草之上故謂之楚是可知矣見其生意之蕃而人民莫及焉國政之苛不能自遂其生祇以生為苦始則羨草之無知既長又不如無室無家之可樂特不知序詩者以何辭為淫且恣乎豈以猗猗天天之可樂乎失之矣

匪風

詩說卷第五

十八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享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是詩為思周是矣特不玩其辭爾詩辭非若有所怨咎也自大戎蔑周之後平王都洛民之思周不可復至且不可復得而為此詩爾風言其禍變之暴也車言其地里之遠矣非以風之暴而車之不可至但哀周道之至此爾以享魚不擾為訓固為切矣恐當時未有此論似是思周如食魚之美然誰將西歸于豐鎬我將懷之以

好音寓其惓惓之意而已

曹蜉蝣

國風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
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搖闕麻衣如雪心之憂矣
於我歸說

是詩若以服飾而亡國者曹雖小國豈不足以備輕煖
於體乎安有君亡其國而臣獨存其家以爲君之所託
乎此不思之過也蜉蝣止以喻其浸微浸滅爾詩人但
哀其服而忘其亡爾心之憂矣三章同辭實將啓告其
君而不得言也必於我而處焉始可與言也雪與說叶
音當如字欲言其危亡之證豈以其君之近小人小人
根據而不使得達乎

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鷩在梁不濡
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鷩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
不遂其媾蒼兮蔚兮南山朝隰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按曹共公立二十年而晉文公始霸其討無禮之罪則
曰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後乃以豎侯孺質

筮史而復國則共公之近小人其事實蓋如此此雖晉以報施之私德而歸罪於共公之辭然大國之公子假道乃因裸浴而迫觀其隱疾其不能以禮爲國可知也使國有君子能正救於平日之素自無此失也夫以區區之曹爲大夫者三百人是詩之赤芾與傳之乘軒者同辭雖未必盡然其濫祿仕也甚矣由是推之則此詩無虛辭也祿不及賢則有濡翼之喻祿不給家則有濡味之喻朝濟虹也見於蝮螻之詩蝮螻止兩則澤不下流旱暵而飢勢必然也此政與濡味相應而言

鳴鳩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是詩莫見其爲刺也序詩者以其殿於國風之變例以爲刺爾詩凡四章而淑人君子皆同辭自其儀之一至於儀之不忒極於正是四國正是國人雖正風無以加

焉大學之所述以爲民法者也詩固有舉其正以刺其不正者是詩之辭皆頌美無不滿之旨也曹自共公以後文公爲賢諸侯是詩得非子臧在其國乎若子臧足以當之矣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季札之所願附焉者也

下泉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師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邠伯勞之

檜曹殿國風之後匪風下泉又爲二國風之殿皆有思

周之辭此固儒者易於立論也國風之次檜曹無譏聖人編詩豈若易之用進退之法哉二詩偶殿其後使無思周之情則二國之風安所實哉二詩雖思周實傷之也周舊都豐鎬平王遷成周視豐鎬爲天下之上流如秦風之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之湄宛在水中汜之類即與下泉同旨凡詩人之旨多以彼我寓意說詩者皆略之是詩言我者主宗周爲言也泉之所浸蕭著即若蒹葭也犬戎殘破之餘非復前日富庶之風矣故皆以彼言之傷之甚也京周上流也文武成康之舊不可見也

所以重可歎也昔者平王以成周兵革不及而遷之焉
今又若此所以重以豐鎬為可歎卒章言宗周之舊昔
宗周之重農也禾黍之盛非今之蕭艾也于時君民殷
富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豈若今之本末皆喪乎

詩說卷第五

詩說卷第五

三

昌

曹公曰天子不肖賢人自棄去今之末實喪乎
宗周之重農也禾黍之盛非今之蕭艾也于時君民殷
富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豈若今之本末皆喪乎

詩說卷第六

信安劉克學

豳七月

國風

豳本戎狄之地不窳失其官遂去邠之豳而后稷生民之業至是中微其興也可異乎惟公劉之賢脩后稷之業而周家基緒始萌蘖於豳周人歌豳雅豳頌本其所始蓋自公劉而後興也后稷之封於邠既已失國公劉於戎狄之地而居之豳非封國也曹鄴雖微封國也以周公之詩附之國風末非封國也猶周官之內諸侯大

詩說卷第六

一

辛

王惟得民之心去豳之岐而後肇基王跡此王業之所以本於豳也豳本王業所始不繫之小雅而附見於國風者地故也是詩周公所作公大聖人也固有大旨存焉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有國之大法不可越也周公謂后稷已微周之王業自公劉始於是出於常典之外推本公劉上不及邠下不及岐而以豳爲始召公亦作篤公劉之詩而籥師所掌專主於豳正與廟姜嫄於魯國同意夙出於常典之外聖人之特見前乎周後乎周皆未有也何以名之曰七月者何也七月農事之大端按

詩之辭以月書者用夏正從天時以日書者用周正從君之時在易之月卦爲否以方言之爲西庚歲功始於寅月卦爲泰而否泰相直也春木生夏火火不能生金也月令爲中央土土則生秋金在卦之方爲坤坤厚載物萬物資生周公本其氣之資生三陰之否自是更端而成功退矣臨之卦至於八月有凶正是夏正也七月周公所謂流火者也此天地之氣也其所謂人事者公劉居豳之時當有夏太康之際陳豳之土風安得不用夏正乎公之作詩雖在周而不得加周之正朔逆用於夏后之世也故七月孟秋火始西流則必於流火之月而爲一歲之備圖嗣歲之功莫先於此時也以今之農家驗之凡一歲之計盡取具於登場之日大槩萬寶皆成故自流火之月已爲授衣之備豈豳地晚寒所當急先預爲卒歲之計者固上之人裕民之至心也自古聖賢所以立王業者與後世異後世之王業在國事古者之王業在民事夏商以前見於經者寡不可得而攷周之政今謀謨見於經者詳不但如七月之詩而已自盤庚遷都之辭惓惓以爲民之事爲繫於國之盛衰邾

文公所謂民苟利也孤亦利焉便是分作兩去與盤庚
大不侔若周官之經紀其民纖悉詳備小雅於居室畜
牧之事大抵皆自上與之均利同害若嚴父兄之課
責其子弟酒誥所謂考長之訓小子旅絜謂生民保厥
居惟乃世王未有不同此意其後世道既降儒者不究
其旨惟孟子識之故自雞豚狗彘田桑之事指之以爲
王道之始知此而後可以言周公七月之旨矣是詩又
有大焉者公劉於居豳之時所以教化其民自其時令
之變遷鳴喙之感觸與卒歲之計寒暑之度室家之宜

蚕桑之事謀畫之當先計慮之預備與享祀之事歡悅
之情無不備具自以爲我之處於偏方與其民相與勉
勵者所當然也豈有意於基王業乎其事愈微其德愈
大其功愈下其仁愈深當時豳土之人同一家人父子
也同一體膚手足也故積之數世自祖考至於孫子混
然合一莫知其爲異矣故一旦狄人之侵不忍殘其民
而使之更事其主宜其民之從之也是以去豳之岐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而王業於此肇焉
周官籥章專掌籥之章有豳詩豳雅豳頌之作大抵

是田野間所習用也周公以爲王業之本始故即其土風之用於畎畝者以明其所由興乃命官而專掌焉鄭氏謂詩雅頌皆七月此固非牽合之論何以明之今七月一詩爲章者八皆言其懽樂之情初無勤勞艱難之意其事皆本於農其情皆得於農非若生民公劉之詩之言其農功也以是知周公叙豳人之情繫之於詩以存豳地之樂章故此詩專言時令以迎寒暑之氣祈年祭蜡職在周官詩在國風其旨同其用相近其事皆豳鄭氏以詩雅頌皆以七月爲首是以合爲一詩不以爲嫌也後世不足以知但見其名爲七月其間皆畎畝之情以爲繫於王業遂謂之陳王業艱難失周公之本旨者皆詩序誤之也以豳土近於戎狄方其陟巘降原之時宜未遽孚於中國也待其風化之成而是詩之歌詠幾與陶唐同風然後知賢者立國之本其深仁厚澤豈淺淺哉是詩謂周公遭變而作可也謂公之遭變而欲以此詩感悟其上以消弭事變則固無不相涉矣詩序或以由致斷句謂以農事爲風化之本見王業之艱難如此則於義尚通謂遭變而作兼后稷以言豳則豈足

以言詩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飡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
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田畯至喜

是詩以七月爲名周公所作歌於籥章必有大旨存焉
先儒未之及說詩者遂未之思也詩之用夏正不可誣
也詩辭以流火起義莫知其說嘗深思之臨之卦辭至
于八月有凶自臨之二陽進而往至于八則七月也孔
子謂消不久者不爲君子道消故也周公取義似在於

此天地之氣自一陽進而乾一陰進而否庚實居焉巽
之九五先庚後庚之義也火不能生金火生土土生金
造化之氣始流行不止是非七月流火之所取義乎其
義可謂精美文王周公之聖用之於易故詩不能外焉
是詩之言月者皆備惟十一月十二月以日繫之正月
二月復以日接周正而從其序謂之三之日四之日是
又微旨也得非陽進之月不容以月書之故寓之於日
四月純陽故得以月言之乎于耜舉趾饁畝皆出而就

田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
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和初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同歸

此章所以卒授衣之旨首章言授衣者其章總一歲之
事也至此則衣褐之所由以具乎一章之中兩春日兩
女事言家之所以立者女之職也服女之職不但蠶桑
而已蓋有蘋蘩之薦焉祀其先祖有所悲傷期與君子
偕老猶白首同所歸也因時感悲而思念其先祖婦人
之常情也祀享其祖不以貴賤而異如後世清明上父
祖之亡墓皆同此時懿柔託物以訓婦德也公子既率
其民服勤農桑其民耳目瞻聽皆得與公子同時歸享
其祖公子之辭似是女子尊敬其夫之辭故後章再言
之當時已有東郭墻間之祭後世亦有暮春楔事之脩
皆其類然此二章鄭氏所謂豳風也如謂公子爲諸侯
之女則爲公子裘爲公子裳亦可爲女乎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骨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
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此章似夫人蠶蠶以爲衣服之類雖賦畝之間固存此

意也布者女工之始也祭服服之大者小民不必皆爲祭服爲衣褐以卒歲亦女工之事萑葦似江漢之間至秋皆積蘆葦以爲一歲之用周禮亦供材葦農家之用最博條桑若於蠶畢條桑枝落之以畜少枝猗若言其盛也

四月秀萸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墮擇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馱豢于公

此章專言狩之事農隙而習武備也四月五月農事之方殷也觀物感時庶幾乎一日之澤焉一之日亦周正月二之日周二月也宜與首章同訓一之日其同若與我稼既同近似蔚然有愛其上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墮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章專言農隙休工三時之勞一日之澤也

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四章以四月爲首五章以五月爲首六章以六月爲首
七章以九月爲首序其時以記其事惟此章專言所食
之物但疑食我農夫爲養其農夫以農夫之勞固宜然
也凡經意言養者皆不如此止是養父母養老似若謂
所以食我者皆農夫之力耳鄭氏分以介眉壽以上爲
豳雅七月以下爲豳頌謂風雅頌皆以七月爲首故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書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

上入執宮功似若治其公田之意我之禾稼既同美當
先爲公上入其田功宮猶公也聖人每重於用民之力
豈以宮室之役爲可常哉雖民之愛上亦不宜若是淺
也况繼其下文農已有就田乘屋之辭方收成之時已
爲就田築室之計見周家教化其民周旋終始無一念
不在農無一日不在農此與首章九月授衣之時已爲
于耜饁畝同意此爲第七章亦名詩以七月之旨知此
則不可以官功爲力役矣

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親羔羊躋彼公堂稱
彼兕觥萬壽無疆

此章以二之日爲辭與首章二之日栗烈不容異義也
首章以一之日二之日起義卒章復行而三四之豈苟
於立言哉聖人所以爲民計者周流一歲之中不容間
斷首章順人事之始卒章順天時之始也以此見藏水
頒冰非小事也所以賓祭用之乎以二之日爲十二月
矣邈而上之言九月肅霜者得非履霜堅氷至坤之卦

詩說卷第六

九

光九

正當十月也聖人於人情懽樂之中寓其戒懼之意如
此其微也四月爲陽月於卦爲乾其蚤三辭必有深旨
特不容臆說耳自四月至十月聖人獨蓄一歲之旨於
獻羔祭韭之中似若農事之方殷皆歸功於神之義固
有人力盡而不逢年荒政餓殍之不能周乎聖人不敢
恃其在人用心之艱乃如此必於有年大有年則君民
相慶長久可期爲足樂矣蚤若是田祖之祭名特無可
援證耳

鷓鴣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令女下民或敢侮予

周公遭變至於作鴟鴞之詩勢之既危無所容其力矣當武王之既喪殷命未黜武庚欲復其國祚人情之所宜有也渠魁在武庚而孔子序大誥之書乃曰三監及淮夷叛不及武庚也以為非武庚歟則又曰將黜殷則武庚固首惡也武庚欲復猶有可諉三監淮夷相挺以叛則非意所及矣是以孔子罪三監而周公惡武庚鴟鴞指武庚也鴟逆類也漢世以鴟炙賜百官所以翦其類也周公之處此也其事變之至難乎管蔡以同氣之親挾武庚以覆其宗國武庚豈足以至此首謀者管叔也管叔首倡其說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群弟佐其風而流言遂播其志在於攻周公耳周公居親嫌之地不得與之抗且辯也當此之時去殷未遠殷家之法兄喪弟及故殷多及王武王既喪周公秉國謂公將繼武王而立其辭甚順於是避而去之居東山二年而管叔之徒遂以為得矣如以為得其罪則姦黨既平曷為有此詩乎罪人自以為得計也周公去之而待成王之悟歷三

年而不悟則周家危矣金縢之事公命百執事以勿言
伐柯九罭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公之意以爲非成王之
自悟則非人言之所能破也訖於不悟則勢之窮矣周
公其忍以文武艱難之業遂墮於群小之姦哉乃作此
詩以貽成王故金縢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在三年
後成王弗果幼冲也鴟鴞之詩深婉後世老師宿儒所
不能解而乃以告成王王亦足以知此詩當體認是告
曉成王非語他人以是求之則得矣向使人情危疑之
時而公又昌言以攻之則其姦愈熾迫勢之已迫不得
不爾故天意亦爲之動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固有誚公
之幾矣非風雷示變誰能明之成王至謂我國家禮亦
宜之其苦言之固亦老於世故也矣但詩意深微未易
可知也訓詁不詳體作詩先後之次失金縢紀實之
意併與詩旨失之矣乃謂罪其屬黨故曰取我子又謂
以鴟鴞興成王何其悖哉若是則以臣之之家室爲心
以異其勿毀理義之室已甚鴟鴞指武庚首惡也物性
之惡者其惡無窮已鴟鴞不以食鳥之子而遂已鳥之
巢室又將毀之言惡之甚鴟鴞指武庚首惡之易而不可

撲滅如此曾不知鳥育子之勞也取子不必言是管蔡
但喻其惡性而已二章懼其毀室也言我之防慮堅固
則人莫得而毀今之防慮者夫乃納侮乎迨天之未陰
雨而綢繆牖戶備患於未形也備患有素則民志定矣
侮予似指國而言非上下文之予周公自謂之辭侮予
亦非虛語謂西土人亦不靜王苟不自悟以謀其國則
下民之情亦從而變遷矣故有或之辭孟子謂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者蓋尊周公也非詩之本旨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

詩說卷第六

十二

光北

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
嘒嘒

此詩以訓詁求之不難知也但周公之大旨殊有始末
若非後世姑爲浪漫語也吾夫子曰九人而已有婦人
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以三分天下之二而事殷者十亂也非文王也周
之德豈專指文王哉君顛曰有若號叔閔天太顛散宜
生南宮括昭文王受殷命昭武王不單稱德曰惟茲四
人曰襄我二人周公之自立言已如此詩亦曰疏附先

後奔秦禦侮文王亦不專任諸己而周公者十亂之首也故於此皆以予言之拮据捋荼蓄租必有所指後世不足以知聖人之言爾予曰卒瘞者即前所謂公之不言欲期成王之自悟也彼方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是不容以言語解也故病於口而終不得言其至於作鴟鴞者不得已之至者也昔者文王之爲西伯虞芮質感受命作周從周之諸侯曰友邦從殷之諸侯曰庶殷皆終成康之世不少異其辭武王復受天命觀政于商三年而不少悛舉天下之衆而放紂使不得塗炭其民立武庚於商置君而後去之是殷之王命未嘗黜也非若成湯放桀遂黜夏命也周雖改物而殷之王命者尚猶故也故書謂殷王商王友邦庶殷兩不相及武庚之欲復者自欲取周而夷之所謂反鄙我周邦是也待流言之變周公居東三年三監及淮夷叛將復殷於是周公以王命伐三監淮夷之從亂者殺武庚作大誥此時始黜殷命是詩作於周公居東之時殷之王命未黜故武庚謂王命實在殷家周嘗未成王業故有曰予未有室家之辭此其大本也詩所以懼其毀我室也知一時事體

則知周公之言矣故四章自言其情若是其急者我身之不保則室將毀焉三章言彼之情不知我作室之難四章言己之情而懼其毀室之易使成王感悟也予維音嗷嗷此周公言作此詩之切大聲疾呼異其一悟也羽之譙譙尾之脩脩則是身之不容則國其危矣周公身任天下固有切於身者

東山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詩序所謂東征者用破斧之詩辭耳曾不知破斧言東征者往也非征伐之征詩序猶未明言其爲征伐也訓詁遂指以爲伐三監淮夷矣按書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謂流言之變周公居東以避之後世訓辟爲辟若致辟于管叔之辟聖人之事遂大相反矣曾不思豐鎬周之故都皆以西言洛邑周之遷都皆以東言周公遭變避而居豐鎬之東是詩所謂東山也詩凡四章章之首皆同辭意所主也其下皆言居東之事情序詩者不能

知謂之序其情而閱其勞民忘其死謂公之東伐爾何
其不與事儷哉使果爲征伐凡詩皆無師律戰伐之旨
何也觀制彼裳衣勿古行枚則止是行役之度全不用
出師之律明矣說詩者溺於詩序不敢異也首章首四
辭皆同徂往也惛惛言不歸我來自東從公于東山而
來于周也其來也皆以零雨爲言非果雨也言一時之
昏蒙雲霧四塞之意四章同辭其言更情危疑世道蔽
塞之態詩辭言不歸序乃言歸何哉一章我徂東山曰
不歸不得歸也從公于東望宗周而悲也制其徃東山
之裳衣而非以行枚爲事蠋在桑野之虫而在車下謂
駐其車之久而蠋亦在焉役者念歸之久公方安之俾
其未可以行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亦施
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
伊可懷也

此章之辭自我來自東而下辭意未嘗間斷轉移若言
其自東來歸見其室廬頓非前日皆虫獸蔽塞之此託
其居以興王室之義自周公居東小人自以爲得計蔽

塞盤踞若將蕪沒其家者焉其竊微明以自照其形以資其冥行之志故是詩再以熠燿爲言此不可以爲畏祇重以懷感而已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躬瓜苦烝在粟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章謂從公于東歸至其家之辭故曰我征聿至曰于今三年久而一歸也瓜苦以興居東骨肉相離之恨瓜非進而在薪之物也粟以喻堅久之意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章大意皆東征之人歸其家之辭但倉庚鳴以春熠燿飛以秋飛羽對言若是倉庚之飛如熠燿之羽也言飛而近於人人觀之而感思也之子于歸謂出征于外而婚嫁或歸其家而婚嫁其辭皆通但其舊如之何一語難知是詩皆感歎之辭無喜悅之情謂說而忘其歸夫豈不通但一詩之末其情必深謂不當過求亦可此

辭總一章之情者也似若從周公于東者別離之久而不得相見復久于外至於近悅其新婚而不念其舊有室家之久離也凡此之辭皆言惻惻不歸之情

破斧

既破我斧又斲我斲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叱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說是詩者辭義之窒曾不顧也且斧以斷割爲義斲斲

詩說卷第六

十七

之必以斧斧豈有破義哉借曰斧可破曷以比周公之德乎四國又曷爲若是哉既曰孔將孔嘉孔休矣又曷爲而哀我人斯哉說者但以辭勝之僅不失詩序之辭爾斧取其斷自古同義斲亦類也當斷而不斷猶斧之破而不足斷割也其下云又缺我斲是不但斧之破而已當文武之興周公以大聖首十亂肇造王業輔相成王猶斧之足以斷割也方管蔡挾武庚以叛周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使公以大義爲斷誅三監力豈不足乃以危疑之故避而居於東山四國三監皆以爲得計周

公居東二年之後三監武庚甚張故曰亦孔之將亦孔之嘉亦孔之休詩人所以哀之也不獨哀彼亦哀我周之民矣由是推之則東征爲徃東山四國爲四方諸侯明矣周公避亂而小人不逞周公居東莫得加焉天下諸侯亦恃之以爲安且固也

伐柯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邊豆有踐

自此以後三詩玩其辭皆成王新逆後東人之詩也視

詩說卷第六

十八

東山破斧憂思之詩異矣是三詩皆有慰幸之情而微致其意柯斧之柯前詩言斧義在斧此詩言柯義在柯也前詩不及柯此詩乃以及斧中庸取義雖異其言執柯以伐柯則義著矣所執在柯所用在斧首章以斧喻媒言勢所不可無也雖家人之懿必藉他人爲之用而後可得詩人謂管蔡雖兄弟當以大義爲斷辟而居東山則家將毀矣首章問其伐之之義二章明其所伐故申言之所伐之柯柯也所執之柯亦柯也以柯伐柯何遠之有中庸睨而視之者以所執與所伐異觀也曾不

知所伐之柯同所執也此言周公管蔡均爲同氣大義之當斷者同此物而所異者遠矣故卒之以邊豆之辭欲周公以宗廟爲重也此所以爲詩人之旨

九罭

九罭之魚鱗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之爲魚網信矣乃以九言孫炎所謂九囊郭璞所謂百囊似亦有焉但以此言周公何也公之在東山文

武十亂之首何網羅之可言詩人之旨固深吾夫子錄之豈苟云乎哉似若成王新逆之初東山之人未知朝廷歸周公之意不能不以前日爲憂是以作此詩也首章謂周公前日之輔臣衮衣繡裳者也故卒章復以衮衣爲辭名詩之義似謂周公非可以常禮加之也就網羅者皆小魚也周公不可以羅致也如鴻飛宜其弋人何慕之義魚水物也鴻亦水禽也鴻之遵渚常而有時也遵陸陸雲路也漸之上九亦以鴻漸于陸爲言也似若未知朝廷歸周公之意而責之於召公畢公者焉故

曰於女信處周公之父子于外三監二叔悻悻求間二公
之在內有大力焉故金縢首末以二公爲言故卒章曰
是以有袞衣兮明二公之功也未章愛公之至不能不
懷疑於二叔恐其力不給也故其辭若此亦見周公本
末昭明人心所倚重如此也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
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以跋胡疐尾喻周公之遭變序所謂遠則四國流言近

詩說卷第六

二十

也

則王不知故訓詁演其辭若顛沛之狀夫乃太甚乎聖
人之處變蓋有道矣公猶居東都非若文王之囚羑里
也文王猶曰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之囚奴亦曰內難而
能正其志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何至跋疐如此之
甚乎此程氏所謂不能通者也詩人之旨決不如此此
二句但喻武庚管蔡耳彼以不利孺子攻周公公委而
去之則其言不售矣而三監四國無以益其姦進則不
得于朝廷之政退則無以汙周公之跡其背叛干紀之
情浸彰無所挾以欺天下待天之動威彰周公之德成

王新逆人情天意不可誣沒三監武庚進則有討罪之
典退則國人文攻所謂跋前疐後也

詩說卷第六

詩說卷第六

廿一

詩說卷第七

信安劉克學

鹿鳴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
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
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倣我有旨酒嘉賓式燕
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
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詩之以鳴名詩者三齊風之雞鳴宣王之鶴鳴其皆以

詩說卷第七

一

年

聲起義是詩以鳴名詩而不以聲必有旨也雞畜於人
而言其家鶴與鹿皆以賢士言鹿之不以聲爲義者鹿
在野者也鹿之鳴非求聞於人也賢之在野豈求聞於
世哉詩人以食言者猶有嗜然之可求也猶劉累豢龍
之義使上之人知所以求之也是或名詩之旨乎首章
言周行以周道爲訓似無他比以周之列位爲訓似與
名詩之旨相反莫知所從詳玩詩辭笙鼓篴幣皆以我
言上之人也人之好我非賢者乎若是則周行爲立國
之道孔鄭之說得之矣毛氏已有此訓也二章承上章

之義賢者既幡然而改以立國之道佐其上故德音昭明善類皆進故曰是則是傲二三皆以旨酒言之三章復言鼓瑟者見人君待賢終始無間禮意有加君子之和樂賓主相安之情也且四詩之首文王固也天保之義豈不大於鹿鳴乎小雅之首鹿鳴者何哉蓋周家以賢立國文王以得賢興周聞文王而作與不但二老而已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皆是則是傲之君子以彙征者也鹿之取喻非若麟鳳之爲靈世所常有之物文王之用人惟常人常德之爲貴鹿之常有於天下自有出乎其類者焉故靈臺之詩亦以鹿鹿爲言其曰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固自有常而可貴者乎

四牡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駢駢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詒

是詩與皇皇者華均爲遣使是詩念

咨

詎求善之旨過之遠矣何別於先後之次乎必有深旨
說者不詳思耳四牡之使王事也皇華之使民事也詩
之辭較然矣又有大焉者詩之首章周道與王事對言
以周道之倭遲而服勤王事非三分天下以服事殷之
時乎孔子論才難指舜之五人周之十亂繼以三分天
下事殷之辭則十亂之事殷世儒繫歸之文王者也以
周道倭遲一辭而玩其義又王事紂之情著矣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此詩乃以倭遲爲發語之端終守臣節極
其事君之小心遣使于商紂以無道遇之豈有行人擯
勞之風周之文王不使以時而返綿歷歲時欲歸不能
且勞於王事始之身心之勞苦浸至於父母之不相及
詩凡五章四言王事三言懷歸其淹久於王朝以無闕
於周家事殷之道非文王至德何以致其臣如此哉三
四不以馬言而以騶言騶之爲禽抑西土之禽不可臆
言乎方言宜亦可據訓詁以爲鳩鳩言其拙不能自營
其巢者而集于枸杞之上非可棲之木也詩人喻文王
事周之心切矣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遣使原隰前不經見人君巡狩與省耕斂皆身歷之未嘗遣使也周官之歲相問殷相聘賀慶致禴所以遣使者行於諸國不爲原隰也文武之時乃有此詩用前古所未有之典必有在也意者文王當紂之虐政民之被患甚矣正日且不食咸和萬民之時是以有此耳使于

原隰以求民瘼諏謀度詢如左氏所載穆叔謂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則幾於鑿矣要無所不盡其情以達首章之仁意而已首章曰皇皇者華言使臣之咨訪民之見之其光華若此駢駢征夫之衆猶有靡及之懷謂文王之遣使雖責之其臣臣雖盡瘁文王之懷常若有所不及所謂視民如傷者也使臣若有不能達其仁之意故其臣體文王之意無所不用其極其周訪至于三四而後無遺情焉以此觀之意自深長詩序所謂送之禮樂者自光華字生此義耳若駢駢征

夫每懷靡及亦有文王日昃不食之心矣止就詩詞
莫見送以禮樂之意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感兄弟
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
况也永嘆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
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儂爾邊豆飲酒之
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
樂且湛宜爾室樂爾妻帑是究是圖曷其然乎

詩說卷第七

五

桂

詩意深遠切至非周公之作不可能也說詩者但以急
難闕牆推之而聖人之旨徃徃浸微故於詩辭多所不
通強以文辭通之耳竊意詩之大旨謂闕牆急難不問
大小皆一時人慾之私而天理之大者本不容間斷其
不容間斷者乃其自然之天非一時事變所能易也非
周公安能及此哉首章謂常棣之鄂韡韡相附者天也
與生俱生者也詩之本旨惟此而已二章謂死喪亦可
畏矣惟兄弟之喪一也哀於原隰之中而求兄弟之似
焉者三章脊令之在原者也與四章同旨故皆有每有

良朋之辭謂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故曰每有厚於所暱而薄於兄弟者多矣急難則猶可歎至兵戎之事則幸其偶無爾如有戎禍則同舟遇風也以忝然來惠言之忝蓋衆也雖衆多之友豈能爲益哉若喪亂之必同非闕墻小隙之能間也務之音侮鄭氏所音以已意爲音爾未必詩人之旨言外禦非禦侮而何務於外禦其義一也三章言喪亂旣平之後於其所暱者反厚於兄弟矣人情之暫同者非若一家自然之親也六章七章皆以和樂言之同此和樂者妻子爾友生雖暱莫可同也

詩說卷第七

六

三

前七章若非有深旨卒章何以曰是究是圖乃知究圖於人情不及之地天屬之愛與生俱生無或少間反覆計慮歸於極至此詩之旨也由是推之兄弟不藏怒不蓄怨管蔡之逆其爲周之本支固自有存焉者周公成王不以其技本塞原爲可外也周公謂誕鄰胥伐于厥室天倫之變周家不以是而踈於同姓大封者五十有三焉可以見周以宗強之本旨矣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醜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粢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以鳥鳴喻求友可也以伐木名詩何哉鳥有知之物也有知而相求情之不能已也木之無知而空谷之聲必答如鳥聲之相友者喻人之求友天然之應不待期而從此喻求友又切於鳥之求友也故以伐木名詩三章皆以此起義伐木之聲無成虧也有成與虧猶鳥也詩人取喻可謂精矣首章詩意所主遷喬之旨無友不如己之義其言出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之義孟子下喬入幽亦取友三損之義既反覆責人之求友矣乃遽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義無所起也強曰質之鬼神豈理之暢乎此自友聲起義也是詩以同聲相應爲主所聽者聲也聲之所達非形跡所能間斷情所必達者聲而已爾心之所不能掩者聲也聲發於心鬼神不能欺

在人安得而不應乎易言鶴鳴在陰以喻求賢惟我之
求友發於中心之誠和而不乖平而不險則千里之外
應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乾亦曰同
聲相應必若木之無知不以其類其應亦捷者詩人之
旨也二章謂肴酒不足以求友也兩言寧適不來安所
往而不來乎微我者以我爲微如微君之故之微旣不
顧我而有咎我之意也此章專以求與友而不可得爲
言易言二簋可用享此言八簋禮之極備不容加者也
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同意三章伐木于阪則無
相應之聲矣無相應之聲賢雖聞不足以得友矣苟非
賢德爲善類所親則不勝其降矣惟有禮文以要結之
而已故醜酒則有衍籩豆則有踐不以物之厚薄爲數
兄弟無遠情雖在焉德已失矣則物常足以爲譴故有
酒可也無酒亦可也雖坎坎之鼓蹲蹲之舞皆不足以
爲求友之助待我之暇而飲此之滑其心豈果爲我友
哉由是反之則首章言求友之聲非淺之爲事也此孟
子所謂仁聲之入人深乎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隆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是詩歌詠得天而已非有關於興王之大體也言文武者必以天保爲盛詳觀是詩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以

是爲多福之本抑有大於此者乎詩人之旨甚深非夫人之所能知也易之卦惟大有爲義最大其上九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吾夫子繫易之嚴獨三言之一則曰觀象玩辭二則曰變通則久三則曰祐助信順諸卦之交未有加於此者也又常於無妄之彖發之天命不祐行矣哉事必得於天祐而後能大非人力所能參也周自克商以來殷命未黜而有三監之變大誥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天下雖歸周肇造雖已天命蓋未定也況於孔固乎迨夫黜殷之後人情未一有邦之安危

惟茲殷士之言周召皆有不敢寧于上帝之命之心想
夫是詩之作其追述之詩名以天保即大易自天祐之
之辭是以其福如此其隆也至於四章告于先王亦可
以慰文武之靈矣惟五章以多福係於民之皆化此却
是福祿之實證必若是矣而後如月常日升山之壽松
栢之不凋所以爲天保之定也不然則詩人虛辭夸詡
而從於詭誕不可執取之域非所以爲雅矣一章之旨
其要在徧爲爾德一語乎說詩者溺於詩序歸美之辭
專以人臣贊美頌祝爲義失之多矣首章言名詩之旨
明天命之定其指實事則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而
驗天命也自古興國常富庶亡國常墮急非天雨鬼輸
頓至殷阜者天佑之也詩人以此信天命之定且固也
二三章形容天命之於穆不已也四章言萬物盛多可
以致孝乎鬼神也五章言多福在天下皆興於爲善此
至治之極也卒章始言天命之永期於無窮序詩者謂
之歸美者虛文爾豈知詩人之實理乎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

之故不遑啓居玃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
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
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
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
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
日戒玃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以下三詩共一事也却有遣戍送勞之異文王既

詩說卷第七

十一

昌

爲西伯任國家之事大雅則言昆夷小雅則言玃狁是
詩無備昆夷之辭序者以文王昆夷之患雜而歸之此
詩况豐鎬不應北接玃狁若無預乎周室也又况當時
所謂夷狄者雜居中國非若戰國之後有中國夷狄地
勢之辨春秋以前言戍某國者止戍其國未有戍于境
者也玃狁之患文王知其錯處中國爲天下憂未已也
於是攘却而斥之於朔方之外使南仲城之而徃戍焉
爲中國除患也詩辭既有深憂矣終文曰我戍未定豈
不日戒程氏謂爲戒備甚善不但爲一國患而已于時

種落尚多未能盡斥之境外所戍者玁狁耳春秋之後
爲戎狄者多在中國宇內種落皆強徃徃諸國視其力
之能行皆徬此爲至秦乃盡斥之是詩遣戍未嘗用師
于玁狁也似若文王爲西伯時玁狁之患未熾西伯以
征伐爲任亦不用師爲心止於守衛中國之境使不得
內侵所謂一月三捷至則擊之至宣王時漸強於是
有六月之伐文王時可以無伐也當時爲將帥者固知其爲
後日患也然伐玁狁以天下爲心乃居小雅昆夷之服
而居大雅者爲西伯與受命作周異矣征伐之功固不
可進於不戰之列也前三章皆以采薇爲辭如毛鄭之
說可也然自薇之生而柔而剛一章言歸而以歲莫爲
言二三章則憂矣此見玁狁之浸強也四章言軍容五
章言憂憂章言終歲之勞不足咎自悲而至於哀非人
所能知則憂國之大者也文王遣將其盡忠如此書謂
大邦畏其力歟前五章皆以王事而急忘其勞忘其家
忘其飢渴可謂能體國矣卒章曷爲傷悲乃斷之曰莫
知我哀似若相反者然詩以最後之辭爲重十之七八
也此必有旨竊意服事殷者文王與十亂爾安能同於

成卒哉殷之必喪人所同知尚能憂玁狁乎爲中國之
故捍禦外患文王之心天下之心也文王雖忠於事殷
豈果能以是保殷之不亡乎是以悲且哀也長城之築
其首城朔方者文王實肇法也

出車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
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
建彼旄矣彼旒旄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王命
南仲徃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旄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徃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
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嘍嘍草蟲
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
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芣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詩以出爲辭序以還爲辭何也謂於旣還之後勞其出
師之始亦可也但詩辭無勞還之旨耳古者專用車戰
故以名詩車之方出前三章皆言于彼不得強以爲歸
也三四皆以徃爲辭四所謂昔我徃矣得非指舊役乎

豈不懷歸戍役之情也未可謂之還歸明矣五章程氏以爲望王師之辭信矣故有未見既見之辭由是言之則南仲之薄伐西戎似指前日之功也卒章似若期以成功之辭序詩者因薄伐西戎一語故於采薇之序合昆夷玁狁並言說詩遂演而實之詳此三四詩皆戍于境而非伐也其間所謂伐者因其來侵而伐之耳不然不應淹久如此自南仲北伐之後中國三百年無戎患至宣王北伐不百年而有犬戎虘周之禍抑文王攘斥之功後世未之考乎

杖杜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

邇止

詩之名杖杜者三其章首皆曰有杖之杜義不相遠皆謂物性之特立也是詩無勞還役之旨序詩者旣以出

車爲還師遂以此詩爲還役以其辭之近似也此詩有
室家思望之情皆役夫未至之辭旣未至矣何以爲此
辭哉自采薇以下三詩雖作詩之人皆異然商紂在上
文王以事殷之心能使婦人女子皆以王事爲急思之
不失其正而無怨懟之私心豈非文王之化與二南同
風而正小雅諸詩又其化之成而一於正者乎此吾夫
子所以繫之雅而以爲什之首歟

魚麗

魚麗于罍鱗鱖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罍魴鱧君子有
酒多且旨魚麗于罍鯉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
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萬物盛多固德盛治盛之所形見其本原在天保之首
章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天眷之實詩人美之亦其
所也詩雖其簡直而事與情其備物之蕃阜必驗之於
魚魚者水中之物非人力所及詩人以物之盛多爲旨
謂魚之自麗于罍者也其曰君子有酒蓋其君民上下
相得於悅豫如此之盛其卒章則以物之多爲末其德
嘉矣其人偕矣其時泰矣由是推之太平之象未有加

焉不以其物者末章之旨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李曰六篇皆以秦火而亡則義不可得而知而毛氏於六篇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皆是意度之耳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字或篇中二字或一字以爲題如芣苢斯樛木皆卽物而命或賦或喻故一篇之義全屬不在焉但說篇中一兩字耳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便率意作序

南有嘉魚

詩說卷第七

十六

昇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是詩言南下詩亦以南言與二南同義且豐鎬之去江南遠矣就使西北所統之地亦不應指江漢之間以言得賢其求賢捨近而舉遠強爲之說抑豈不通但不應取義如此之遠豈自豐鎬至江漢皆不可以賢言哉南言化自北而南者子夏之辭爾文王之詩以得賢興周

必待江漢之賢而後興乎竊意文王之詩多以南者殆受命作周之後詩人以其南面而聽天下故多以南取義如嘉魚臺萊皆自豐鎬所都之南爲言非合天下之大而有取於江漢之南也二雅二南皆文王道德化旣成之詩其辭皆樂易簡大粹然王道之大凡詩辭皆鼓舞歡樂之事與他詩異矣雅者正也王政所興也小雅之別其義少異於大雅爾吾夫子所以別詩之義非子夏之徒所得而與也三章之樛木即周南詩旨四章翩翩者騅即葛覃黃鳥于飛集于灌木之旨氣類之感非所致而致焉此所以見聖德所感召也歟是詩專以嘉爲言魚之言嘉者以其賓之嘉德也文王肇造之主大如十亂必有異於人者觀是詩自嘉之外無他美焉其義惟雅言焉他經所不及也吉士吉人蓋亦近之嘉固非吉之所可並也似若淵懿睿聖之謂乎不然無以當詩人之詠歌也矣

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栲北山有棟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是詩謂賢才衆多者每章之首辭也詩人之旨不專在此詩凡五章言樂只君子者十每章再言之不少異也說詩者溺於序詩之辭謂其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則不容不以樂只君子爲賢者之事若謂指賢者亦可萬壽無疆可謂之賢者乎縱使不以爲嫌保艾爾後曷爲又

詩說卷第七

一八

五

指賢者後嗣乎此溺於序而不思爾凡言樂只君子多指文王名詩以南山有臺臺章也亦可以備風雨猶大雅棫樸之旨自其草而至於木皆爲有用之物此喻才之大小皆有益於時每章二辭足以喻其多才矣自此之外皆文王也前二章邦家之基光矣三曰民之父母四五曰壽其再言也又自萬壽而進於德音又進於啓佑後人謂王業之永久也詠文王之意多於得賢者遠矣

由庚 崇丘 由儀

詩序謂得由其道故東哲遂以庚爲道古未有庚訓道之例以易言之先庚後庚則庚爲更以時言之庚在西南坤之方也其猶七月乎周公以七月名詩此詩以庚名不可強異之也得非物至此而更月令中央土而後爲秋或者西成之方萬物更始之時乎六亡詩東萊以孔氏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爾據六月之序則由庚宜在南有嘉魚之前次於華黍而崇丘在南山有臺前而後由儀次之孔氏謂由庚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下從其類竊意詩之次本自如六月之序豈詩之次本於詩序迨詩之既云毛公乃比而合言之耳

蓼蕭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來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今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儻輩忉忉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是詩以蕭爲喻蕭野草也何地無之蓼言其茂詩人之

旨在于零露一辭故四章同辭自潛至濃露浸渥也露必
夜零天地之澤惟露惟均無物不被無物不均凡詩言
未見而後言既見惟秦風晨風止言既見此獨不言未
見則其爲諸侯朝正於王之燕也已不但湛露之燕也
故詩旨視湛露爲不遠豈若漢之大酺乎

湛露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
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
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是詩天子所以待諸侯也以燕爲重尊天子也但有不
可曉者君之燕其臣以禮接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臣
庶用之猶爲非宜况於名分尊卑之際乎臣卜其晝未
卜其夜若訓詁所引亦是當理是安可踰乎又可謂之
成於同姓乎如謂詩人詠歌之辭非實有是事亦非可
以爲訓也况曰雅乎露以夜零君道在剛故以日爲喻
夜陰氣也陰氣凝而爲露喻天下以權制者陽也以恩
浹者夜之露也飲之托於夜者以露起義也首章期之
以醉以燕而盡其情酒以行禮故期之以醉自此以下

不以醉言矣在宗廟成此禮其謹於禮可知湛湛之露
則其沾潤渥矣所以興君之澤恩如此其深也湛露夜
霽之深故能如此既霑既足故必朝日之升而後晞喻
吾君之臨其上君以陽爲德而禮不可瀆也二章所謂
在宗載考者同姓之親乃成其禮則庶姓之不成可知
也前二章待諸侯者以情必貴於浹洽故以夜飲言後
二章言莫不者羣臣因燕賜而益尊敬莫有不謹者也
三章以令德言德將無醉也卒章以令儀終之則終始
乎禮儀可知其旨似若琴瑟張不知之意桐椅皆實矣
有和樂之質而非所以爲用也詩旨見矣椅桐所以伐
琴瑟也不言琴瑟而言椅桐者琴瑟之質天地之正性
也故以實爲言其實在成禮不在並樂也

彤弓

彤弓 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鍾鼓既設一朝
饗之彤弓 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鍾鼓既設
一朝右之彤弓 昭兮受言麋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 鍾鼓

既設一朝疇之

藏之載之麋之在先者人君重其自有而後所予重也

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中心甚愛其人也鄉之右之而後疇之者始錫也其不輕於所賜如此右之若右序有周之右非列之諸侯之上其可命之以征伐之事乎自其受而藏之之初積而至於疇之之盛其儀典而後錫焉則所重逾於弓矢多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詩說卷第七

二十一

菁

是詩未見所謂育材也以我喻人才何哉育之於不食之地何以謂之育乎詳味詩辭但若喻人材衆多皆願立於王朝周王能大受之無一弃遺卒章人才用於上如舟之在水如大魚縱巨壑無一不足人才既多周又並用之其用之也又各得其所故四章皆言既見君子一時感會之盛而已無他義也六月序言無禮儀亦與樂育不相涉皆不得其說故耳

六月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

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
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
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
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
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
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是詩之序備言四夷交侵中國廢亂考之宣王之前蓋

未至此也厲王出奔之後共和之政去前世未大相遼
變亂之殷在幽王之後平王東遷始降於國風前此王
政尚行於天下特服從不逮昔者爾若玁狁再侵吉甫
伐之蠻荆爲讎方叔克之本未爲天下大患中國蓋未
微也是以宣王中興之易若宣王之後幽王喪亂始不
爲中國如序詩者之言矣故朱氏亦疑之謂人亡政息
雖鐘鼓管絃之聲未廢其實不舉此失於信詩序之過
強爲之辭爾學者但詳考宣王以前之事則知詩序之
妄矣首夏出師犯古人之明戒宣王初政善意方新決

不至此直以猥狁之侵日急勢之方熾爲中國之憂故
命尹吉甫驅而出之爾侵鎬謂地名之適同善矣方若
朔方之方向者文王嘗以猥狁之患而城朔方詩曰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其上章亦曰王命南仲徃城于方亦
專以方之一字爲辭則鎬及方方爲朔方明矣知方爲
朔方之方則鎬固近於方信非西土之鎬也首章明出
師之不獲已不容少緩王國中國也二章言天子則顧
憂在君心矣成軍於內而後出見師律之嚴焉三章以
武功言中國爲之安定人已信其有功四章以戎之侵
與師之出對言見捍禦之盛也五章言斥地之廣至于
之辭極其所至以爲吉甫之功言萬邦則夷夏皆在焉
卒章見君臣持勝之道以吉甫之功如此詩人不過於
辭王朝不過於賞將無矜伐之心人無佳兵之意燕錫
均於朋友寵章止於酒肴以孝友爲當尊以中朝爲有
賢不以一時功力加於百世名義之上視君臣動色相
慶茅土疇功者何翅萬萬哉此所以見聖賢盛際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千

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籩蕝魚服
鉤膺儻董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旂旐中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瓊葱珩駛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
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夔夔蠻荆大邦爲讎方叔
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此詩首末尊言方叔車甲之盛上不及宣王下不及同

列以方叔元老之辭推之其幾於師尚父乎方叔壯猷
專任軍事耶詩名采芑若是喻方叔選士之精毛氏所
謂新美軍事者乎三代寓兵於農此時疑有存者選擇
而取之所謂采也首章車從之盛二章將帥之重三章
師律之嚴陳師鞠旅固未戰之事也四章則言有事于
蠻荆者也且造覺者蠻荆而克伐者玁狁鄭氏謂方叔
先與吉甫同伐玁狁今特伐蠻荆此以詩之辭爲說而
未必然似若玁狁與蠻荆相挺而動玁狁世爲周患此
方之強也伐玁狁則荆人自服矣或者方叔當蠻荆吉

甫當獵狄吉甫奏功方叔全師耶獵狄在北荆在南地
不相比二詩不相涉故采芑言出師之盛而不言功遽
有振旅之辭六月言薄伐奏功而不及蠻荆事雖異而
所以服戎狄者固相關也比而參之則一時事迹自見
也以維縻維芑言之則芑蓋禾屬也未敢謂四月非禾
熟之時但整車馬而出而從容於采獲則事勢非宜爾
以出師爲名而以禾黍名詩亦非類謂之苦馬則似矣
兵車無所食采野菜而食之則可也

車攻

詩說卷第七

二十六

章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
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嘒嘒建旒設旄
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
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
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宣王功業不終是詩亦可見其漸矣一時未以宣王爲
可刺故多美之辭自古會諸侯皆以禮其察諸侯以治
未有以田獵也以田獵示諸侯如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决拾既同助我舉柴古無此也其近似者成王岐陽之蒐耳此事於經無見焉周召在位未必有也群辟承德矣文王之於其國不敢遊田以供庶邦孟子謂省耕省斂豈有田獵選車徒之事如齊威晉文之爲也後世但見詩辭多夸詩序多美以其時推之共和以後王室已過於弱宣王中興而有獵狄蠻荆之梗兵固不可不強遂合諸侯以蒐田爲名而選取其尤以壯京邑詩人歌之者此也古者多以車戰詩辭詩名之所重也教亦近於京洛豈有復古止在田狩哉教謂爲教鄙之教固爲有據安知豐鎬間自有教地乎吉日詩言洛李氏謂周官雍州其浸洛汭非豫之洛也其詩又謂漆沮之從信其爲豐鎬之地二詩並列其事同其時同序特見其有教地遂謂爲東都爾吾夫子刪詩之旨蓋自是而見宣王不終之漸其十篇爲什者毛氏所列恐非五吳子之舊也詳是詩亦有鴻鴈誇羨驕矜之意殆其失德已著詩人乃顯刺之于時蓋未虞其至此也若宣王因田獵選車徒於鎬京行之何所不可會諸侯用之則不敢以爲然也豈其所謂變小雅歟

吉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
群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麇麇漼漼之從
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群或友悉率
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詩之言田獵者皆刺也宣王詩獨以為美歟是詩曰天
子之所日以燕天子竊意與軍攻同時而諸侯亦在焉
成康之世可謂盛矣而田狩不書宣王僅能中興而田

詩說卷第七

二八

使

乃如此見歌者兩詩焉謂非刺不可也使諸臣效力於
禽以遂人主田狩之樂三代之賢主有是哉李援周官
雍州其浸洛汭甚善其詩曰漼漼之從按禹貢渭水東
至于澧又東過漆沮其為澧鎬之水甚明若使自澧鎬
遠狩于洛則愈不可言也

詩說卷第七

07867

